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聖伯多祿廣場

2008年10月22日

聖保祿 (9)

基督論的重要性：先存性及降生成人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在過去幾個星期的教理講授中，我們默想了聖保祿的「皈依」，這「皈依」是保祿親自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之後復活的耶穌相遇帶來的結果。我們也曾就這位外邦人的宗徒與在世生活時的耶穌的關係，提出了好些問題。今日我想講的，是聖保祿有關「復活的基督在救贖奧跡中所佔的中心地位」，亦即是保祿的基督論留給我們的教導。事實上，被置於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之上，的復活的耶穌基督，是保祿每一個思想的中心。對我們這位宗徒來說，基督是衡量評估所有事件和事物的標準，是他爲了宣講福音所付出的每一次努力的目標，是支援他在這世上走的每一步的大愛。而聖保祿所指的，是一位活生生的，具體的基督：這位基督——正如保祿所說——「祂愛了我，且爲我捨棄了自己」(迦 2:20)。這位愛我，我可以和祂交談，細聽我的傾訴並答覆我的基督，祂實在是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世界，和發現我們在歷史中何去何從的根源。

我們可以想像，對於復活前的耶穌的論述，保祿在他的教理講授中所說的，一定多過他記在那些爲了對一些特別情況作出指示，所寫成的書信內。看過保祿作品的人都很清楚，保祿關心的，不是要巨細無遺地向人敘述耶穌生活中的個別事件。由於保祿的牧民和神學目的，是完全指向建樹那些初生的團體，以致他自然地將全部注意力，都集中在對耶穌基督，即對那位現在仍然生活着，現在仍然在祂的信友中間臨現的主的宣講。這一點也正是保祿的基督論最重要的特性，在宣講，這個堅定和清晰的關注，的影響下，保祿的基督論將隱藏於奧跡中的深刻意義逐步揭示。宣講生活着的耶穌，宣講祂的教

導，那是理所當然的。可是更重要的，是宣講祂的死亡和復活，這個最重要的事實，因為這事實正是耶穌在世的生活的頂峰，和後來的整個基督宗教的發展，及教會整個現實的根源。對保祿來說，復活並不是一件與死亡無關，自己獨立於外的事件：復活的那位，永遠都是之前，曾經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位。就算在復活後，耶穌仍然帶着祂的傷痕：苦難仍然留在祂身上，我們甚至可以和柏斯高 (Pascal) 一起說，就算祂已復活了，並與我們生活在一起，同時為我們而生活着，一直到世界的終結，祂都會受苦。事實上，那次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相遇中，保祿已領悟到復活了的那位，與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同一位：在那一刻，祂清楚地自我顯示出，復活了的那位即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；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，亦即是復活了的那位。事實上，祂對保祿說：「你為什麼迫害我？」(宗 9:4)。當時保祿正在迫害教會內的基督，於是保祿豁然明白，十字架固然是天主的咒罵(申 21:23)，可是為我們，十字架卻是帶來救恩的祭獻。

於是保祿着迷地默想着這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之後復活的基督身上帶着的秘密，及基督如何藉着在祂的人性內所受的苦難(現世的幅度：*dimensione terrena*)，再上昇到永恆的存在中，在那裏祂與父完全成爲一體(先存於現世的幅度：*dimensione pre-temporale*)：「但時期一滿——保祿寫道——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，生於女人，生於法律之下，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，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」(迦 4:4-5)。這兩個幅度，即「在萬世以前就已經永遠存在」並和父在一起，及主的「降生成人」，其實早已在舊約中藉着「智慧」的形象宣佈了。在舊約的智慧經書內，我們發現有些章節正是讚揚那位在創世之前就已經存在的「智慧」的職分，譬如《聖詠第 90 篇》的這一段：「群山未形成前，大地寰球尚未出生，從永遠直到永遠，祢就已經是天主」(第 2 節)；或一些談及「造物主智慧」的經文：「上主自始即拿我作祂行動的起始，作祂作爲的開端：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，遠在太古，從無始我已被立」(箴 8:22-23)。還有對「智慧」，即對《智慧篇》的內容的頌揚，也饒有深意：「智慧施展威力，從地極直達地極，從容治理萬物」(智 8:1)。

這些述說那位在萬世以前就已經永遠存在的「智慧」，的同一智慧經書，也有關於這「智慧」的下降、屈已、在人間築起一座帳幕、寄居於人間的記載。由此我們已可以注意到，這些述說其實含有若望福音論述主的肉身的帳幕，即祂的降生成人，並居於人間這思想的迴響。在舊約曾建造了一座帳幕：即聖殿，也就是根據「法律」所定的祭禮；

然而從新約的觀點來看，我們明白到其實舊約這座帳幕，只是基督的肉身，這座更真實和更有意義的帳幕的預象。我們也同時已在舊約的經書中見到，「智慧」這種屈己，祂的下降人間，本身已含有祂會被人拒絕的可能性。而這個以智慧作為出發點的立論，正是聖保祿在他的基督論中，要再發揮的思想：這思想就是保祿在耶穌身上，認出祂原來就是那位從無始之始就已經存在的「永恆的智慧」，原來就是那位下降人間，並築起一座帳幕居於我們中間的「智慧」。於是保祿可以把基督描述為「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」，他可以說：「由於天主，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、正義、聖化者和救贖者」(格前 1:24.30)。保祿亦同時清楚地指出，這位與「智慧」同等的基督，尤其有可能被今世有權勢者拒絕(參看格前 2:6-9)，以致結果在天主的計劃中，會製造出一個似非而是的局面，十字架，將完全改寫整個人類的救贖方式。

關於智慧這個循環行動，即是祂的屈己下降人間，之後雖然被人拒絕，卻仍然被舉揚到祂先前的光榮中，尚可以在《致斐理伯人書》那首著名的聖歌中(參看 2:6-11)，看到有進一步的發展。這首聖歌是整部新約經書內，其中最主要的一篇文章。而大部份的釋經學家都同意，這段經文其實引用了一篇在《致斐理伯人書》寫成之前，便已經存在的作品。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因為這表示在聖保祿之前，那個猶太基督徒團體，早已相信耶穌具有天主性。易言之，對耶穌的天主性的信德，並不是希臘人的發明，並不是於耶穌度過祂在世上的生活後才出現，並不是因為忘記了耶穌的人性，希望將祂神化而產生的發明。事實上，我們可以看到，第一個猶太基督徒團體早已相信耶穌的天主性。或我們更應該說，那些宗徒自己，從他們的師傅的生活中一些重要時刻所發生的事，他們終於明白，祂真是天主子，一如聖伯多祿於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所宣稱的「你是默西亞，永生天主之子」(瑪 16:16)。現在讓我們看看《致斐理伯人書》這首聖歌。從這首聖歌的結構，我們可以根據其中所論述的，基督所完成的主要行動，把這首歌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指出基督的先存性：「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該把持不捨的」(第 6 節)；接着第二段講述天主子自願屈己降生成人：「卻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，形狀也一見如人」(第 7 節)，甚至貶抑自己，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」(第 8 節)。聖歌的第三段宣布父對子這種謙抑自下的回應：「為此天主極其舉揚祂，賜給了祂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」(第 9 節)。此處最讓人觸目的，是耶穌的徹底屈己，和祂之後於天主的榮耀中所受到的光榮，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對比。可以見到這第二段經文，與亞當妄想成為天主的奢望剛好成對比，與巴貝耳塔那些建造者

的行爲亦剛好成對比。他們爲了要將自己變成神，而妄想單憑一己之力，建造一座直通天上的高塔。可惜這種驕傲自大，最終導致他們的自我毀滅：人不能以這種方式去到天上，去到真正幸福，天主那兒。天主子的行爲卻正好相反：祂一點都不驕傲自大，而是謙抑自下，這正是對愛的貫徹，而愛是來自天主。也就是說，基督這種與人類的驕傲自大成對比，的徹底屈已，其實是天主的愛的表達，亦正是這愛，之後將基督舉揚至天上，並吸引我們歸向祂。

除了《致斐理伯人書》外，在保祿的作品中，尙有其他篇章談及天主子的先存性和祂下降人間，這兩個不能分割的主題。例如《致弟茂德前書》藉着再肯定「智慧」與基督同等，帶出基督的降生給整個宇宙和人類帶來的結果：「祂出現於肉身，受證於聖神，發顯於天使，被傳於萬民，見信於普世，被接於光榮」(弟前 3:16)。這樣在舊約惟一的天主這個背景的啓迪下，這些說明可以使人更清晰地定界基督惟一「中保」的身份(參看弟前 2:5 及相關的依 43:10-11; 44:6)。只有基督，才是那座真正可以把我們帶到天上，把我們帶進天主的共融中的塔。

最後要說的，是聖保祿的基督論在《致哥羅森人書》和《致厄弗所人書》中最後發揮的思想。在《致哥羅森人書》中，基督被形容爲「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」(1:15-20)。「首生者」這詞表示是眾多子女中的第一個，是眾多兄弟姊妹中的第一個，基督下降人間，正是要吸引我們歸向祂，並使我們成爲祂的兄弟姊妹。至於《致厄弗所人書》，在保祿說天主願意一切在基督內得到圓滿這段文字中(參看 1:23)，我們讀到一篇優美的，有關天主的救世計劃的描述。基督是一切的圓滿，祂把一切重新聚集起來，並把我們帶到天主那裏。如此一來，我們也被帶入一個下降和上昇的行動中，基督呼籲我們參與祂的謙遜，亦即是參與祂對近人的愛，以便我們也能夠有份於祂的光榮，和祂一起並在祂內成爲天主的子女。讓我們一起祈禱，求主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學習祂的謙遜，學習祂的愛，因而也能夠進入祂的神聖中。